

饮者话酒 | Speak wine

酒话

■本刊特约撰稿 曹建龙

爱酒的女人不少,爱酒的男人更多。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,酒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。酒的起源,众说纷纭。多数人认同猿猴造酒、仪狄造酒、杜康造酒三种。酒,可以打开快乐的通道,也可以打开感情的通道,在大街小巷散发或浓或淡的酒香。

可是,人不是天生就会喝酒,而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锤炼与适应。很多事情都要学,喝酒也一样,要学。二十年前,我是滴酒不沾。那时,一闻到刺鼻的酒味,就很反胃,感觉不舒服。待客时,迫不得已,也只是尝一口,在嘴里打转,不敢吞下去。假如硬要为我干杯,我要么以不喝酒推脱,要么以茶代酒。

记得,第一次学喝酒,我喝的是白酒,抿了一口,闭上眼睛,捂住嘴巴,眉毛一皱,猛然吞下去,硬呛出眼泪。当时,我还发誓,不喝了,今生都不喝了。

可是,看到别人月下喝酒,灯下觥筹交错,酒后推杯换盏,那种场景与意境,让我羡慕不已。我向那些朋友中的“酒鬼、酒仙”请教喝酒之道。他们告诉我,学喝酒千万不要喝烈性白酒,那样会让自已畏惧,先喝点糯米甜酒,或者低度倒缸酒,或者青岛啤酒。

喝时,一只手握住鼻子,不闻酒味,一只手持酒杯,一饮而尽,然后喝点酒,这样反复数次,准有收获。我照做了,此法不错。喝酒,正如交友结交,一回生,二回熟。酒,喝多次,自然会喜欢,会知道酒的魅力,会迷上喝酒。正如现在的我,一天三餐都喝点酒。

当然,喝酒要有气氛,一个人独斟独酌,是不能体验到喝酒的乐趣。喝酒,也与心情有关,正如一句古诗所言:借酒消愁愁更愁。所以,喝酒要带着一种愉悦的心情,需要两人以上对饮才有味道,才能喝出酒味,喝出友谊,喝出人生的精彩。

古代酒文化盛行,诸多诗人嗜好喝酒,留下有关酒的诗篇,李白的“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,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”王维的“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范仲淹的“浊酒一杯家万里,燕然未勒归无计。”我也如此,喝点酒,写作特别带劲,也特别顺。

现在,有人说,吸烟有害健康,有的人不抽了。有人说,喝酒伤身体,有的人不喝了。可是我烟吸着,酒喝着。对酒,执迷不悟,觉得喝酒是人生的一大快乐。有好心情,喝酒;有喜事,喝酒;有文发表,喝酒;涨工资,喝酒!

当然,喝酒要把握分寸,不能喝醉,不然对身体不好。有的人,嗜好喝酒,却很贪杯,总是一醉方休。醉了,不生事还好。可是,有些人喝醉,自控力很差,除呕吐不止外,还胡言乱语,脱衣脱裤,骂人打人,打砸东西,就像土匪、疯子。

喝酒,兴致来时,很难控制“食欲”,不喝到微醉,甚至大醉,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像这种情况,我也有过。我还记得,第一次醉酒,是在自家。那时,我喜好喝酒了,想试试自己的酒量到底有多大,我买来五瓶啤酒,一瓶一瓶地喝,只喝了两瓶,脸蛋发烫,全身发红。我知道,我已经被两瓶啤酒弄醉了,呕吐,喝茶醒酒。之后,我的酒量慢慢变大,三瓶啤酒不会醉倒我。再后来,白酒三杯也不在话下。

在异地他乡也醉过,那是2012年4月,我在永康古丽中学工作,室友易勇老师请我跟几个来自湖南、江西、湖北、新疆、东北的同事吃饭。

他们对我特别热情,轮番与我碰杯。大约每十分钟就要敬酒一杯,到底谁喝了多少,谁没有计算。刘主任见我红光满面,戏谑说:“凡是喝酒脸红的人,不会轻易喝醉,喝酒补肾;凡是喝酒脸青的人,醉了也不知道,喝酒伤肾。”他的话到底有没有根据,不去研究,但他的这番话很风趣,增添了不少乐趣。

在饭桌上,吃什么不重要,朋友的友谊很重要;喝什么也不重要,跟朋友一起喝很重要。喝酒,喝的是心情与感情,哪怕喝醉,也无所谓。好久没有像这样豪爽喝酒了,在敬酒的时候,我真的很难把握自己。

我过于爽快,畅饮太多,不胜酒力,终于醉了。回到学校,我就呕吐。没有洗澡,躺在床上,一觉睡到大天亮。好在我喝醉,不会乱说话,不会骂人,不会打砸东西,而像羔羊一样温顺。

喝酒的人,总是渴望常有酒喝。我在学校当教导主任那几年,常有应酬,常有酒喝,常与一些领导在饭桌上交流工作,喝酒助兴。酒桌上,像没有“久经沙场”,特别是经不起领导们的夸奖,在舍命陪君子的豪言壮语下,往往是一杯杯到底,一回回微醉,大醉。

喝酒喝惯了,喜欢跟有一定酒量的朋友喝酒,那才够味。只要哪天悠闲,便约几个“酒肉朋友”,找一个安静的地方,在山庄,或者酒店里,窗户边,或者月光下,一盘海螺、肉、临武鸭、童子鸡、蔬菜、鲜汤,足矣。

我喜欢喝的就很多,喜欢喝纯米酒,高粱酒,杨梅酒,葡萄酒。度数低的酒,用碗喝,度数高的酒,用杯喝,我不会猜拳,只会劝酒。与最要好的朋友在酒桌上,往往盛情难却,喝酒醉得快,时间过得快,要是不醉,说明没有完全尽兴。

阿来:酒杯里的情怀,中国人不能不懂

■ 章宜

阿来无疑是一位品酒的高手,据他自己说可以品出酒的年份差,作为一个非职业品酒师的作家来说,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技能。阿来为什么会对品酒情有独钟?他在酒里除了能品出年份,还能品出什么?笔者有幸结识阿来,听他讲述他最钦佩的历代川籍文豪,如李白、苏轼、杨慎等人,以及曾客居成都的杜甫,都是饮酒成名的主儿。

其实阿来自己何尝不是一个酒里乾坤大的角色?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作品《尘埃落定》,凭借这部作品他成为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。常言道,“诗酒不分家”,具有极高文学造诣的阿来也爱喝酒,最爱喝白酒,且最爱酱香型白酒。他曾经在川黔交界处的郎酒酒庄采风,即兴写下散文篇章《酣醉二郎镇》。

在《酣醉二郎镇》中有这样的描写:“杯子干了又满上,满了再举起,话越来越热烈,甚至如杯中的陈年酒,有些黏稠,带着陈年的色泽,所谈都是友情,都是文友间彼此的珍视与赞赏,当然,还有对杯中这醇酒生产过程的回味,对这美酒深厚绵长的回味的由衷赞美。”

与文友在酒镇品尝美酒,游历酒窖,不失为人生一大乐事。从古至今,多少文人骚客,或饮罢赋诗,或对月抒怀,往往都是酒,这一种美妙的饮品在给他们助兴。

有人说,如今的时代,选择文字生涯是个错误。但是,阿来却在游历之后肯定地回答,把这种酒来爱好,却是个正确选择。因为醉酒之时,精神上有醉酒的愉快,肉体上却没有醉酒的痛苦。

醉酒的愉快,只有饮酒者自己知晓。清冽的泉。炽烈的阳光。清冽与炽烈交织,酝酿,对阿来说,这便是他醉酒的状态。“在我身体内部,在我梦中,那些十年的,二十年的,五十年时光酿造的酒液在血管中无声而快速地流淌。”



阿来说,很多时候,人们谈论酒文化,往往只是专指酒的酿造方法与饮酒的风习。而按更国际化的做法,酒的文化还包含了酒的生产者对于生产地的建设,其实也就是对于酒的自然与人文背景的建设。

离开二郎镇,阿来不再仅是品酒,更是品悟酒之外的内容。很多时候,人们谈论酒文化,往往只是专指酒的酿造方法与饮酒的风习。而按更国际化的做法,酒的文化还包含了酒的生产者对于生产地的建设,其实也就是对于酒的自然与人文背景的建设。

时隔六年,阿来来到红花郎中国高端品酒大赛,侃侃而谈的,依然离不开他那酒杯里的中华情怀,而且告诉所有在场的人,只有懂得了这份情怀的分量、魅力,才算得上是个真正正正的中国人。

正如他所说,“情怀”一词在商业利益的裹挟下已经变味,仿佛不带上“情怀”标签,都落伍了一般。阿来给出了自己的解读,“情”是情调,“怀”是胸怀。

正如他所说,酒的文化还包含了对于酒的自然与人文背景的建设。酒,与许多文人骚客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,成为人文史上不可

剔除的一部分。

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绕不过去的有两位文人,一是唐代诗仙李白,一是宋朝东坡学士。李白斗酒诗百篇,现存诗歌有上千首,其中提到酒的就有200多首,最终“以饮酒过度,醉死于宣城”。李白饮赋诗,往往诗中充斥着自由与叛逆的精神,鄙夷世俗的理想人格。自称“酒剑仙”的他,自有“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”的无畏傲岸风骨,自有“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自信,自有“人生得意须尽欢”的豪爽。

苏轼和李白一样,都是四川人,也爱饮酒。“酒醒还醉醉还醒,一笑人间今古”。他在《行香子》词中又写道:“浮名浮利,虚苦劳神。”“几时归去,作个闲人,对一张琴,一壶酒,一溪云。苏轼一生坎坷,仕途艰难。贬了又贬,足迹遍及半个中国。直到59岁那年,还被贬到广东惠州。3年后,又贬去海南。旧时,人寿很短,60岁算是高龄了,但仍不被朝廷放过。可是,他豁达开阔,放放大畅,不在乎人生的苦难。这与他从酒那里取得胆识、性情不无

邓和军:混喝红酒白酒啤酒对身体危害大

快节奏的生活,不少场合都少不了喝酒。有的人一旦喝“痛快”了,红酒、白酒、啤酒都要喝,有时还要混在一起喝。殊不知,混着喝酒对身体的伤害更严重。

欧美等发达国家已有大量研究显示,多种酒混合着喝,对肝脏、肠胃和肾脏等器官的刺激和危害更大。经常饮混合酒的人,患肝癌的几率比饮温和酒或不饮酒的人高出5倍。

重庆市肿瘤医院肝胆肿瘤外科主任邓和军介绍,饮混合酒更伤肝的原因有两方面:

第一,各种酒的酒精含量不同,多种酒轮流饮用,身体难以适应这样的变化。

第二,各种酒的成分不尽相同,如啤酒中含有二氧化碳和大量水分,与白酒混喝,会加速酒精在全身的渗透作用,致使短时间内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急剧升高,对肝脏等脏器的损害更大。

很多人会在饮酒前服用一些解酒药,多为增强肝脏酒精代谢作用的保肝类药物或保健品。饮酒前服用解酒药可能会减少酒精的毒性作用,但很难抵消长期过量饮酒对人体的危害。

邓和军主任建议,不要空腹喝酒,如果酒后不适,可喝西瓜汁、蜂蜜糖水或吃一些新鲜的西红柿、香蕉等,帮助增加酒精排泄。口服6-10片维生素C片也有解酒的作用。(据生命时报)



礼拜二“饮酒时刻”

■ 本刊特约撰稿 何君华

后来我才发现,我们上了老佟的当。他之所以执意要去桥北的湘鹅庄,根本不是为了去喝那里五十三度的飞天酒,而是为了去见小琴。

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帮穷学生,在师范学院念书,家里给的生活费在学校食堂才刚刚够吃,哪有闲钱下馆子。老佟不一样,老佟家在当地做买卖是有些名气的,手里从来不缺钱。用我们的话说就是“肥得流油”,所以每次他招呼我们去湘鹅庄,我们从来不拒绝,而且乐此不疲,巴不得天天去。

尽管如此,我们还是在吃腻了。有一回,老卢问他:“咱就不能换家饭店吗?”老佟说:“只有湘鹅庄卖五十三度的飞天酒,这个酒好喝,咱就去他家。”

我们都是帮一帮蹭吃蹭喝的,有吃的就不错了,就没有再挑三拣四,便还是这样一趟趟跟着老佟往湘鹅庄跑。

我们通常是在礼拜二的晚上去,因为礼拜三上午没课,喝多了我们就回宿舍大睡一觉。因此在礼拜三的时候,我们通常是到了中午才起床,早饭都省了。礼拜二晚上也被我们这帮人戏称为“饮酒时刻”。

湘鹅庄的菜好吃,五十三度的飞天酒也的确好喝。但有一次,一个细节让我发现老佟之所以一次次上湘鹅庄来,并不是为了这里的菜,也不是为了这里的酒。

那天,我偶然发现老佟总是有意无意地看小琴。小琴是湘鹅庄的服务员,家好像是农村的。老佟喜欢她,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那眼



神不一样。但老佟这小子从来不说,没有胆量和小琴说,也不跟我们说,只是一次次去湘鹅庄喝酒,多看她几眼,但也并不多说几句话。

我不知道我们这帮人中还有没有别人发现这个秘密。但很快我就发现小琴其实对老佟也有意思。小琴看老佟的眼神,不一样。

老佟这小子酒量贼好,喝酒极豪爽,我从来没见过他醉过。这小子话不多,每次有人提酒,他都只爽快地喊一声:“干。”然后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。有人喝酒爱耍酒疯,我们把这种人称作喝“武酒”,老佟喝的是“文酒”。老佟喝完酒,文质彬彬,脸也不红,跟没喝一样。

我们这帮人,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,也不点破,也不设计点什么小把戏撮合撮合他俩,照样只是吃肉,照样只是喝酒,仿佛什么事都没有一样。

哎,我们那个时候都是一帮愣头青啊。

过了大概有半年,有一次,我们照例去湘鹅庄喝酒,小琴没在店里,老佟神情便不自在了,眼神在店里四处逡巡,仿佛在找什么,又好似丢了什么一样。我知道他是在找小琴。但

老佟这小子终究什么也没问,他不问,我自然也不好意思问什么。第二天晚上,也就是礼拜三的晚上,我们头一次在非“饮酒时刻”钻进了湘鹅庄。这当然还是老佟的主意。下午上课的时候,我就发现他魂不守舍。果不其然,一下课,他就招呼我们一起去湘鹅庄。

我知道老佟是急不可待要去见小琴。可这次小琴还是不在店里。老佟这小子真沉得住气,还是不肯张口问什么。我憋不住了,找来饭店老板关博问:“小琴干什么去了?怎么不在店里?”关老板说:“不在这儿干了。”老佟这小子终于张口说话了:“干得好好的,怎么突然不干了呢?”关老板说:“回家结婚去了,她家好像出了什么事,我也没细问。”

老佟当时就不自在了,好像得了什么急症一样,脸色煞白,一宿没再睡。

在那之后,我们又去了一次湘鹅庄,是我提议去的。我当然也叫了老佟,但老佟推脱没去。于是,我们第一次在没有老佟的情况下去湘鹅庄喝酒。我们当然没见到小琴,酒也喝得不自在。隔壁桌有人喝“武酒”,耍酒疯,我们便也不欢而散。第二天,我见到老佟,本来打算说些什么,但终于什么也没说。老佟见我欲言又止的样子,自然什么都明白了,也没问什么。

很快我们就毕业了,各自忙着七七八八的事,出去喝酒的机会也越来越少。我恍惚记得,自那次之后再没跟老佟一起喝过酒。后来不知道是听谁说起,老佟戒酒了。

第二年,老佟结婚了,和一个从来没听他提起过的女人。我们去喝他的喜酒,喝的也是五十三度的飞天酒。这个酒根本不是只有湘鹅庄才有卖的,心里这么一想,我突然悲从中来。

关系。“身后名轻,但觉一杯重”。在他看来,名利禄不如一杯酒的分量。

阿来说,过去我们认为中国总是男人在喝酒,女人不喝酒。但是,喝酒并不只是男人的专利。易安居士词曰:“昨夜雨疏风骤,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,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?知否?应是绿肥红瘦。”情为何物?这个词便写了一种情调。“酒喝醉以后,我想她一定喝的是好酒。浓睡不消残酒,昨天的酒意还有点,但不是想呕吐,不是头疼胃裂,而是关心昨天晚上下了一夜雨之后窗外的海棠花怎么样了,盛开的海棠花瓣被雨水打落很多,她关心的是这些事情。”大家经常讲情调,有些人的情调高,有些人的情调低。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样,这是情。李清照的情,看似女儿心,却是血性的,所以酒里有忧愁,有伤感,但也有女儿心。

那么,什么样的情景才算得上是“怀”呢?大家都看过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,主题歌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,辞就是四川爱酒的人杨慎杨升庵写的。其中有一段话写的是和酒友的关系,“一杯浊酒喜相逢,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”,这个时候就不是情调了,就是胸怀。杨升庵写这首辞的时候,他老是给皇帝提意见,所以被流放在云南。但是当他有一点酒和朋友一起饮下以后,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他还是心怀天下,心忧天下,这就是怀。

阿来说,赤水河那个地方我去过很多次,那种微微发酵的、赤水河谷里那些清澈的山泉水我也饮用过。他们为了特意酿造酱香酒那些特别生长在山间的高粱地,我也在那些高粱地里探索过。粮食和水造就了酒,酒又改变了人的状态和情怀。

阿来说,希望现代人喝酒也能在自己的酒杯中找到情怀。阿来在《酣醉二郎镇》中说,他在二郎镇找到这样一处饮酒之所,这个“中国白酒金三角上的白酒小镇”,让他想起了在法国,在德国,和其他国家去过的那些葡萄酒的小镇。在这里,可以俯瞰整个赤水河峡谷的房间,可以望见天宝洞上方悬崖的房间。多喝陈年郎酒,在微醺之时,在未来和自然山水完全谐和的郎酒小镇上,达到诗酒文章的境界。

阿来找到了这样一处,愿你也可以找到。

诗酒人生 | Poetic life

我每饮下一滴甘露 便记下一笔恩典

■ 朝颜

借我李白的碗,借我琥珀的光
粮食进仓,宝剑入库
现在,许我一杯美酒,一对琴瑟
许我一场宿醉
我有诗兴,兑故人二三,酒可当歌

休笑我沉迷人世,休叫我停着空杯
春风还将催长五谷,雨水还将滋生万物
我的女人,她还会升起炊烟、酿制蜜汁
对于这个繁花不朽的世界
我每饮下一滴甘露,便记下一笔恩典

这一生,我走过人迹罕至的路
喝过苦涩潦倒的浊酒,写过愁肠百结的诗
你看现在,天空多么辽阔澄澈
大地多么安宁静谧
余下的每一天,我都将怀揣温度

千杯啊千杯
我将盛满月光,调匀我的呼吸
一首诗长在酒中,不再患相思的病
所有的故人都在我的前后
所有的亲人都在我的左右

古井贡酒之歌

■ 孙文华

亳州绵延漫长的
是芬芳的酒酿

是谁举起了这古井贡酒的酒杯
一举,举成了滔滔向前的形状
一举,举成了绵延漫长的远方

轻轻地一举
天一下高了,地一下阔了

花的酒窝里
谁在轻轻地采酿

哦,亳州
一只高擎的酒杯
迎着你的方向

《实用酒度换算全书》

出版发行

国家白酒评委刘军先生编著的《实用酒度换算全书》是您从事白酒业的得力助手,是白酒生产、勾兑的必备之书!尤其在酒度、质量、体积、密度的换算及实验室小样勾兑、原酒销售、有关生产白酒国家标准等方面均作出了充分诠释,从而使该书更具有方便、实用性强等特点。

价格 86 元/本(含邮资)

联系电话:13305585398

联系人:刘先生